

中国的瓦尔登湖

沙敦湖

丁燕 作品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沙 漠 湖

丁燕 作品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沙孜湖 / 丁燕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399-7474-3

I. ①沙… II. ①丁…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33162 号

书 名 沙孜湖

著 者 丁 燕

责任编辑 黄孝阳 汪 旭

特约编辑 聂 斌

文字编辑 邹晓燕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474-3

定 价 4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言

第一次来到托里，目睹沙孜湖时，我并未想到，我会一来再来。对这个新疆北部的小城，我曾像大多数生活在大城市的人那样，有着十分自负的想法。现在回忆起来，无怪乎如下：托里不过是个随便的小城市，同其他小城没有差别，气候干旱，风沙肆虐，街道荒芜，仅在某些区域有少许文明。

就这样，我来到了沙孜湖：我一生最难忘的地方。

沙孜湖的形状类似大耳朵，淡蓝的颜色令人窒息。这片大地不仅水草丰茂，在其地下，还潜藏着大量矿藏，尤以黄金为盛。从见到它的第一眼起，我便为之吸引、为之感动。出现在我面前的，不仅仅是世之罕见的景色，不仅仅是连绵群山间的一汪湖泊，更是另一种迥异的生活形态。

环湖而居的人们，与我设想的完全不同（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流浪者），他们风格独特，迥异庸人；但他们又有着神秘的共性。他们调动着我的感官，触动着我的神经，引发着我的思考，让我越和他们接触，越割舍不下。因他们身处遥远的偏狭之处，人类闪光的良善和天性中的机敏，非但没有泯灭，反而奇异地获得了捍卫和保护。

我第二次来到了沙孜湖；甚至，第三次。

数千年间，珍珠般的沙孜湖一直处于酣睡之中。它，连同它四周的群山，覆盖在铁黑山体的青草，以及暴雨、阳光和微风下，都不为外人所知。是牧人首先发现了它的价值：这里的土地虽不适合耕种，但却是天然的好牧场。一代又一代的牧人留在了这片草场，繁衍生息，最终让沙孜湖，成为草原隐秘的天堂。

现在的托里县城已非从前模样：过去，这里只有一片土坯房与一条七零八落的市场街。如今，已是初具规模的小县城。到处能看到建筑工地，而镶着玻璃的楼房让我觉得，世界正通过火柴盒形的水泥房间，一步步完成它的统一性。托里的街道不是乡间小道，但这里也绝不是现代

化的都市，这里像一处正在兴建的半城市化区域：广告和百货商店，手机和摩托车，花头巾和黑棉袄，统统交织在一起，形成此地特有的杂乱、混血、繁复。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就是在这种气场中，寻找着属于自己的人生通道。

无论是掌握流利哈萨克语的汉族人，或完全不懂汉语的哈萨克族人，或能磕磕绊绊讲述非母语的那些人，他们之间的差异性，其实都很小，因为即便人种、民族、信仰、风俗不同，但在同一气候条件和生存状态下长期生活，也能让这种差异性变得纤细、微弱。我不断接触这片北疆大地上的人群，并将与他们的交往记录下来。我知道，我所遇到的这些人，不过是这片大地上的少数；但我觉得，记录下这个小地方（县城至今仍没有通公交车），和这里的人们（不过近十万人），是重要的。

对大城市的人来说，这些生活在边疆地区的小人物，几乎从来看不见，也不甚了解：他们无声无息，与世隔绝，荒凉静谧，尚未能参与到整个时代大文明的形成中，是一个个孤独的岛屿；但是，倘若换个角度，在另一个时间和空间下注目他们，又会发现，这些人传奇惊险，鲜活可触，最能体现边疆地区混血的特点。来自游牧生活的种种机敏，深入人心，而这种难得的智慧，在其他生产方式大规模控制人类后，逐渐消失殆尽。

越在草原深处游走，我越感到羞愧：为自己从城市携带来的那种自大。和辽阔的草原相比，城市就像是巨大毛巾上的一个墨水点。我陡然一惊：也许我在这里所看到的，才是整个世界的未来。

在乌鲁木齐，我的神经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但在沙孜湖，却完全松弛了下来，灵魂像得到了某种安慰。但我并不想说湖畔生活便是理想状态（我也不愿造成这样的误解）。事实上，整个新疆的发展才刚刚起步，还处于转型阶段，民众的生活水平也远在内地人之下。但是，随着“新疆人”——各种民族特征融汇在一起后，会形成某种共同气质——的诞生，新疆将展现出一种迥异的姿态。在这个亚洲的中心地带，虽远离海洋，但人们仍持有旺盛活力，在自然环境极糟糕的情况下，开辟蹊径，逆风前行。

我花了那样长久的时间在沙孜湖游走，直至进入写作才明白，尽管我如此努力，却依旧不了解这个西北偏北的小角落；甚至穷尽一生，我也不足以宣称，我已将这里看清。我知道我所记录的并不完整，也不可能完整。在湖畔草原及周边小县生活的人们，实在繁多，想完全呈现他

们，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我又该如何停止，或者，哪里才是我的终点？也许，在适当的时候，放弃才是明智的选择。

离开沙孜湖后，我尚不知我迷失了什么；直至我离开新疆，到达“珠三角”后，我才知道。我被骤然投入到另一个世界，成为无家可归的异乡人，无亲无故。我远离了童年时就熟悉的家园，一步步，退守到一座由立交桥、工业园、女工交织的世界。我在这个世界里苦苦挣扎，努力和它保持平衡，并时时提醒自己：在这个纵横交错的世界之外，还有一个世界存在着。

在岭南，我逐渐扬弃了狭隘的区域概念，不再以一种简单化的标准，来测定繁复的世界。我被那个一边走，一边往嘴里扒拉饭粒的女工惊吓得迈不开腿：她如此匆忙，没有时间吃早饭。因我吃过草原上的盛宴，才会觉得这个剖面图格外刺目。直到那时，我才醒悟：新疆精神中的一大部分，从小，就融入了我的内心，成为我人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我的心灵曾多么接近崇尚自然的游牧文化，它甚而已变成我的情感基石。

沙孜湖在牧人之外的世界籍籍无名，但这里，却比中国任何一个地区，都更忠实、更强烈地反映出游牧、农耕、工业的三重奏。三种不同重量的云层，在此地的上空厮杀、较量、侵吞和渗透，最终，以暴风雪般的震颤，涤荡着人们的灵魂。这种巨变，和那湖本身所持有的清丽模样，形成了多么强烈的反差！而这一切，倘若不是亲历，连我自己，都会觉得不可思议。

但是：我最终离开了沙孜湖；离开了新疆。

当我在海边说着平常话，过着平常日子的时候，我的体内，一直蕴藏着一颗草原的种子。沙孜湖，当它的复杂和冲突，它的荒凉和繁复，它所建构的讽喻和吟诵，全都被我融于笔下时，我必要在这酷厉的场中找出生的希望、爱的胚胎。当那些我所目睹的变迁，以及我自身的变迁，淤泥般堆积起来时，某种神奇的异变发生了：一汪清泉，从壅塞太久的地层流淌而出。

丧失了一切关系网后，我只安于自我，安于写作，安于我所写下的每一个字。我在异乡的写作，不啻为一种孤军奋战。我不断地诉说着沙孜湖，因为它那样深刻地隐藏在我的内心深处。当我远离它——我和它的关系变得如此简单——我才能以一种相对平和的状态下，不仅看到它宏伟的轮廓，还有细小的皱褶、深刻的疤痕、无尽的悲怆。

没有人能对中国做出最后的判断：中国正在变化中。中国的巨变自东南始，已大规模波及西北；这个辐射波，恰和我的迁徙之路，呈相反状态。当我的面孔向前，以进入之姿深入岭南时，某种剧痛，以反作用力，在猛烈地撕扯我，让我的后脑勺长出眼睛，逐渐廓清身后的故乡。那个我曾经长大成人的世界，和我现在生活的世界，越来越不一样；我越深入岭南生活的内部，便越能清晰地看到新疆生活的肌理。

现在，当我回望沙孜湖，这个词本身就携带着某种限制，某种羁绊——它不仅仅唤起我对母亲的亲昵感，更有一层对父亲的虔敬感。而当我远离开父母的怀抱，变成异乡游子时，才真正体味到那种深沉而内在的情感（可怕的是，这种情感，只有当人在已经丧失了对它的拥有权时，才能真正体味到）。

我曾在乌鲁木齐居所的窗前，能看到中天山的最高峰：博格达峰；而在岭南，终年葱绿的宝山，横卧于我居所敞开的阳台外。某个瞬间，当我凝望那粘滞不动的墨绿时，居然能在山头，恍然看到三角形的雪白尖顶。在另一片星空下，过着另一种生活，不等于摆脱了故乡，以及对故乡的牵念。千百万人如我这般，选择了迁徙。这种大变动，深刻地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同时，也改变了这个世界。

对新疆而言，我已不属于那里的一员，和它不再保持有机联系；而在岭南，我也从未完全成为这里的一份子。我脱离了原来的根源，脱离了滋养这些根源的土地——这样，我不再有任何归属；所到之处，都不过是个陌路人，或至多是个宾客。但我对此并不抱怨：因为恰恰是流离失所的人，才会获得一种新的自由；而且，只有和一切都不再保持任何联系的人，才不必有任何顾忌。

怎样表达新疆，我有我的想法；这种想法，成熟于迁居岭南后。

现代交通技术缩短了地理距离，却并未缩短族群间的文化距离。我察觉到大多数中国人对边疆地区充满好奇，渴望了解那里的现状，而不仅仅只满足于对地理的介绍、人物脸谱化的描述。而新疆的现实却如此匪夷所思，充满了各种误读。在我看来，其最大的挑战，是无法用常规之法让别人相信新疆人的真实生活。不虚饰、不伪装、不回避，真实袒露普通人的常态生活，也许是了解新疆最有效的途径。

我们必须思考一个看似简单，但却十分重要的问题：在这个世界上，不同阶层、种族、肤色和信仰的人，要怎样才能和平共处？这是每个国

家、每个族群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在中国，这个问题尤为重要。而在新疆，这个问题似乎可以通过观看一台晚会获得隐喻式答案——在同一个舞台，各个不同民族的人们，穿着不同风格的服装，唱着不同语言的歌曲，抒发不同族群的心声，他们每一个都独具特色，当他们融汇在一起时，便构成了大气而开放的新疆。

这本书探究的依旧是中国当下社会的核心议题，但却不是通过宏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展开叙事，它所涉及的人物，皆为草原上的普通人；它所讲述的事件，也紧紧围绕着那些普通人的经历。这不是一本关于新疆的大书，而只是记录了某个特定时期，发生在中国西北角的变迁。我以沙孜湖为观察点，并从湖畔辐射开，波及托里县和克拉玛依市的人和事；同时，东南沿海的“珠三角”地区，成为我观察西北草原的隐形背景。当我将车间生活和牧民生活摆在同一水平线上时，惊诧地发现，它们并非没有共同处，不，它们之间的联系，紧密而深刻。

草原上的哈萨克人，凭借着自己的天赋、纪律和礼节，经过数世纪的演变，业已发展出一套属于自己的文明。他们了解牲畜，懂得季节，擅长和风雪搏斗，知道如何就地取材，搭建能移动的房屋；他们聪明地领悟到，人和自然若要长久相处，必要扼住自己的贪欲。

而当奔驰于莞樟路（东莞至樟木头镇）的大货车，将经过成百上千双手在流水线上制作而成的产品，送至托里县后，也运送来了某种困惑。面对短时间就已有裂纹的玻璃茶几，牧民不知该去质问谁（即便有着丰富转场经验的老人，也束手无策）；此前，他们购买的桌子、椅子、箱子和柜子，都知道制造者的名字。而现在，湖畔生活亦充斥着改变。改变蔓延着，熏染了一切，无人能幸免。

在沙孜湖，某种牢不可破、坚不可摧、神圣不可侵犯的精神仍存在于此；在别处难得一见的生机、活力、幽默和宽厚，让我备受鼓舞；我甚而还有幸结识了这里的人们，聆听到他们的传奇生活，并为不同民族的人们和平共处的范例所感动。在我看来，这种范例不仅需要重视，更需要钦佩。

丁燕



第一部 生活在沙孜湖畔的人们

前言 1

002 三季沙孜湖

011 赛马当如白鸽子

025 细雨中的婚礼

037 闯进草原的“家庭毡房”

052 没有“冬不拉”哪能有歌曲

065 两个赛伊娜



第二部 托里与别的小城不一样

080 蛮荒老风口

096 占卜师的呢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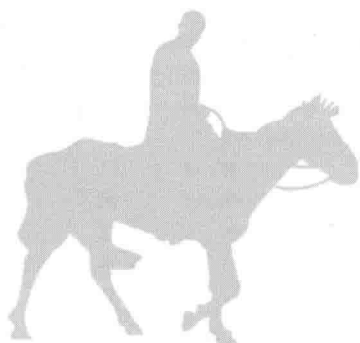
105 作家的书房

113 吴福林的别名

124 市场是条街

最后的“冬不拉”

139



目录

CONTENTS



第三部 牧民的新道德

154 草原骨雕人

164 从转场到定居

177 草滩上的学校

190 黄金狂想曲

201 草原女孩，车间生活

219 “有两个舌头的人”



双城之殇

232

第四部 克拉玛依的轰鸣

246 白沙漠

断裂人 260

272 荒原上的城

陆梁记 284

295 逃离魔鬼城

第一部

生活在沙孜湖畔的人们

草原深处有牧家。



三季沙孜湖

以天山为界，新疆分为南疆、北疆和东疆。

新疆的草原，大多集中在北疆。除了赫赫有名的伊犁草原、巴里坤草原外，还有一个草原，长期处于遮蔽状态：沙孜草原。

在大陆性半干旱气候的大地上出现一汪湖泊，完全拜上天所赐。“沙孜”（哈萨克语，意为“湿地、沼泽”）一词，密码般传递在草原——谁占领了沙孜，谁就获得载畜万千的丰地。沙孜草原先后成为塞人、月氏、乌孙、匈奴、鲜卑、柔然、突厥、铁勒、喀喇汗朝的势力范围，曾发生过无数乱战。直至一八六四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签订后，游牧于斋桑的哈萨克克烈部众，不愿随地归属沙俄，克服重重险阻，举部来此地驻牧，这片草原才算安宁下来。

第一次到达沙孜湖，是初秋。

清晨九点离开乌鲁木齐，下午五点至榆树沟。停了车，朝草坡奔去，站在高处深呼吸，肺部陡然扩张开，闻到泥土味、艾蒿味、花香味、驴粪味。蹲身细看，可辨出矮小的是铃铛草，一丛一丛的是针茅草，摇摇晃晃的是阿魏花（这种植物只能野生，其下长出的就是著名的阿魏菇）。

看到柏油路边散落着不少葵花籽，我不解。

朋友道：“是乌鸦叼开装葵花籽的麻袋，落下的。”

“乌鸦怎么知道装的是葵花籽？”

“乌鸦贼（聪明）得很。”

我愕然；然后担忧：“人怎么办？”

“人也不傻。一般是两个人上路，一个人在前面开车，另一个在后面赶鸟。”

想到这幅人鸟对峙图，不觉滑稽。两种生灵互不甘心，比赛着亮出智慧，为自己争夺更大的生存空间。

到达榆树沟，算是已进入托里谷地。这片面积一百多万亩的开阔地带，位于托里县西南，被巴尔鲁克山和玛依勒山所挟；谷地的最低处，

有一片因雪水汇集而成的湿地，在春季或丰水年份，湿地中央会形成一汪湖泊：沙孜湖。环湖的沙孜草原，更是牧人心中的黄金天堂。

进入托里县城已是傍晚。县城非常袖珍，围绕着一个十字路口展开。无论是窄小街巷、低矮楼房、稀疏人群，皆模糊成影，湮没于异常浓烈的暮色中。夜晚入睡时，狗吠声稠密，此起彼伏。那声调被小巷放大，清晰异常，让人不像睡在童话里，而是在中国式的传奇里。

第二天去沙孜湖，发现路是沙石路，并不弯曲，却相当逼仄，只能容得下两辆车侧身而过。山坡微隆，弧度柔和。车速突然慢了下来：三只骆驼，以惯常步伐行进，对我们熟视无睹。等这些庞然大物悠悠晃过，车才加油向前。碎石变大后，路面异常颠簸，人在车里，小腿发抖，臀部坚硬，上上下下，尖锐难忍，像座位上撒满图钉。颠簸了许久，仍未到达终点，我不禁有些后悔。实在颠得厉害，索性闭上眼睛，凝神定气。车身突然不动时，睁开眼，视距里出现了一汪湖。

这是真的——我已置身高点，能对沙孜湖一览无余。然而，我却很难认为这是现实中真实存在的事物。恍惚中，只觉淡淡的天光里，有一团淡淡的梦。我不敢大声喘气，怕一用力，那梦就会惊醒。在那缓缓下降的草海中，确实，有个晶莹夺目的金属盘——沙孜湖。

这湖并不汪洋浩淼、丰沛滋润，它单薄轻柔，像片树叶，由几缕色带编织而成：先是青草的绿，裹着盐碱的白，后是腐植物的姜黄，最后是青紫湖面上，嵌着团团灰云的倒影。

伊犁山谷的草黑绿，如青春血液；巴里坤湖边的草高过人头，似中年汪洋；而沙孜湖的草，搅拌着铁锈红、灰绿和枯黄，短小矮壮。草到了这里，完全是种老态，如暗哑血管，在失去劲道的胸脯上延伸。从草滩走过，总不忍去踩那些未曾折腰的青草。草丛里常飞起野雉、嘎嘎鸡、百灵。

我朝湖边走去，飞起的鸟群和静止的马群同时出现在视域中。在这个特殊时刻，鸟和马，居然变得一模一样，都是些棕褐色小圆点。这是因远视而获得的开阔，像一个人倒退了很多步，陡然看到了除自身之外的辽阔。

湖边的味道与山坡不同，更浓稠腥膻，闻了还想再闻。环湖的山势低缓，一座背后是另一座，形状大同小异，但颜色却越来越淡。小路被踩得发黑，车辙是两缕泥黄印痕。湖边的黑泥和白碱中，杂沓着一个个

深陷的蹄印。牲畜敢走到湖边喝水，但人却不得不止步——在沼泽中下陷，可不好搭救。毡房驻扎在山脚和草原的接壤处，像几颗白纽扣，发胀后鼓起来。

我朝一个单独的毡房走去：门窄小，门帘卷起，门板天蓝，画着红艳的花。门外挺着根木杆，装着天线。侧旁是间小平房，黄泥墙上刷了白灰。门前停放着摩托车。毡房对面是石块垒砌的墙，墙顶晒着牛粪饼。墙下是木板车，车把上晒着几件衣衫。四个大塑料桶并列，装满清水。

从毡房门口向湖面望去，彩色条纹全然不见，只剩一条狭长的光带。晴空是一匹硕大的蓝布，将地、坡、湖紧紧罩住，紧得透不过一丝气。只有偶尔飘过的几片薄云，才将那匹蓝布铰开些细细的缝隙。风从缺口流进，从耳边呼呼飞过，野鸭成群惊起，呱呱盘旋。

毡房的男主人骑马而归，四十来岁，戴着口罩，拽着缰绳，身后跟着二十几匹马。每一匹马都各不相同：有的脑门有缕白毛，有的颜色枣红加黑，有的跑起来心不在焉，有的只顾盯旁边小马看。当马群从我眼前跑过，我才明白，那男人为何要戴口罩——马群挟着浓烈粪便味，能把人熏倒。

湖边羊群，和平日所见不同：毛更白、更长。这种羊叫绒山羊，体积比普通绵羊小，羊角细。阳光下，绒山羊憨态可掬，像全身都长了银鳍，而颈下的一缕，像白须。绒山羊是自然放养，羊绒的洁净度很高，又因这里是山地丘陵草原，冬季气温低，羊绒细度比别处高。这里的绒运到内蒙古、河北，经过精加工，制成高档羊绒衫。

我见过给羊抓绒的场景：先用绳子捆住羊腿，再用手掌大的铁丝耙，按不同方向梳理。每梳一下，耙子碰到的肌肉便大力颤抖，像触了电。羊绒就是用铁耙子一根一根，硬是从羊身上拽下来的。

暮色时分，无论草地、山峦、羊群和马匹，都浸泡在红黄色的浓酒中。太阳内黄外白，大地浑圆鼓凸，马匹一个串一个，粘成一辆小火车，驰过毡房时，抖动的马鬃上，炊烟飘荡而过。当夕阳将最后一点银光从叶尖收回，整个湖面完全陷落进黝黑。

第二次到达沙孜湖，是隆冬。

我从乌鲁木齐去和布克赛尔县采访，任务结束后，听说离沙孜湖不远，便执意前往。



■暮色中的沙孜湖，浓烈如油画。

到后才发现，湖面一片雪白，删繁就简，遍索无迹，肃穆寒凉，和秋日所见全然不同。像孕妇诞下婴孩后，便进入禅修，简朴古拙。我暗自吃惊：县城离沙孜湖那样近，而两个地方所呈现的状态，又那样迥异。我们对城市过于依赖，以为如果离开，便会堕落成野人；殊不知，荒原里的自然，才和真理最接近。

此刻，前往冬窝子的迁徙已进入尾声，湖边牧道上洒满羊、马、骆驼的蹄印，浩荡密麻。这条迁徙路，牧民首尾相接，要走半个月。这是草原最艰苦的时刻：拖儿带口，长途奔波，住临时毡房，应对险恶天气，还要照顾畜群里的老弱病残。

在湖边，那位正在转场的牧人骑在马上，手捏羊皮鞭，身套黄绿军用棉大衣，面颊黑红，头发粘黏，细长眼，身后约有三百只羊。他一说话，口中就冒白气。他用生硬汉语劝我：“不要走了……再往前嘛，路不好得很……”我点头说“好好好”。话一出口，嘴边也聚起一圈白气。我和牧人挥手告别后，他抖动缰绳，双腿一夹，胯下坐骑便开始慢跑；主人口中喧呼：“嗨！嗨！”羊群迅疾移动，像战士般训练有素。

我不断朝雪野望去，感觉那无尽白色渗透进我的皮肤。是的，都一样。所有的牧人，所有的毡房，所有的冬季……都如我所目睹的这样；是的，过去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逐水草而居”的生活，就是这样。

牧人凝视前方，他的目光是环形的，和马匹羊群的线路契合；接着，时光也变成环形，一圈圈扩散。骑在马上的人——他的动作，他的表情，他所掌控的畜群，他要走的道路，皆告诉我，对他来说，迁徙之路往复循环，从未改变。

第三次达到沙孜湖，是夏末。

从托里县城大邮局坐中巴车，一百五十五公里，两个多小时，便可到沙孜湖。

出发时，二十几个座位稀稀拉拉，并未坐满。我不敢和邻座搭讪。从肤色能看出，他常年暴露于阳光下；他同样诧异于我。他适性任情，心中有迷惑，也不懂遮掩，又拙于言辞，像婴孩，只让眼神直愣愣射过来。盯着我看久了，突然，爆出个多牙笑容。

中巴车驶过如音乐节拍般的电线杆阴影，加油跑了起来。通往湖区的柏油路已铺好，像条绿色隧道，随山势起伏，高高低低。从车窗灌进来的风，裹着青草味，潮湿新鲜。这样的空气吸多了，令脉搏加快，唾液潮涌，身体透明。道路将草场劈成两半，而银光闪闪的铁丝网，又将草场内部切成一块块长方形（人们只为管理方便，全然不顾这里是动物们走熟了的家路）。

手扶拖拉机“突突”，车厢内堆着大捆干草，或一根根刷着红漆的龙骨（搭毡房所用）；大卡车的双层车厢内装着活羊，脑袋伸出栅栏，晶莹的白点随车体震颤；骑摩托车的男人，裹着草绿棉大衣，竖起领子，戴着棉帽，转弯的速度极快。他傲然驰过，空气里弥漫着尾气（这味道在城里让人厌憎，在这里，却预示着某种改变）。

我止不住疑心：车果然朝草原驶去？但却看不见草；或者，并没有看到惯常所见的茂密青草。拐弯时，我努力探头朝路两旁望去：草比手掌还低，像颜料罐被踏破，黄绿粉末吹开，在泥土上薄薄地洒了一层，连棕褐色都遮不住。偶见一滩黑绿，正待惊喜，却又懊丧：并非草长势良好，而是恰恰被云影罩住。

在这里，大地失去装饰，裸出原色；一切都平摊着，像从深处浮上来。山坡上盘旋着无数条细长波浪，似膨胀皱纹——是一圈圈羊蹄踩出的小道。一只只白羊，蠕虫般吃草。车子转弯时，羊儿们全都静下来，凝立不动。这些小白点如此乖顺，像驯服于某种巨大的陌生的力量。山

坡并不陡峭，平缓低矮得几近憨傻；但可怖的是，整个山坡，没有一颗树。没有任何一种类型的树——松树、柏树、白桦树——长在这里。这个山坡的上上下下，都是空的；或者，几乎都是空的。山坡上的浅草和砾石，看上去，像野兽厚厚的皮。

我穿着衬衫和牛仔裤，被窗外的野风一吹，止不住瑟瑟发抖。从乌鲁木齐出门时，我往旅行包里塞了件外套，可包却被放在了车厢底部。越接近湖区，风越凛冽，刀片般切进骨缝。在继邻座对我直愣愣逼视大笑后，陌生感第二次袭来——我完全不懂草原的温度、湿度、风速和习俗。如果我已后悔，便可坐着这辆车返回县城，返回乌鲁木齐，返回安全地带。即便那样，也不会遭人耻笑（我的行动，少有外人知晓）。

然而，我即刻摇头：不。

这是我第三次到达沙孜湖；为了这次的到来，我已准备多时（搜索资讯、阅读相关书籍、排除千难万阻的琐碎，腾出完整时间段），我不能让自己刚进入起跑位置，就败下阵来；同时，在此行之前，我已做出决定——要离开新疆。那么现在，我的湖畔生活其实是处于倒计时状态——我所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都是在未来时日，不能轻易获得的。

中巴车一路向前，我瞪大眼睛，不断思忖，记录。抓住一切在这种情形下显得特别重要：深情地、占有般地抓住。我虽沉默着，但浑身上下的每一根神经，都警醒着——因为这个我刚刚目睹的世界，片刻后，便要遭逢遗失；因为我所目睹的场景，在车窗一闪后，便会变成不同寻常的回忆；因为我不能设想，还有下一次。

这是种多么古怪的情绪：我还没有到达湖边，就已经在想，如果我没有见到它该多好！那样，我就不需要遗忘；在遗忘中惋惜。那种根基牢固的笃定感消失了——想到即刻离乡，我变得格外感伤——是的，毋庸置疑，我即将从主人变成客人。现在，我已进入某种练习状态：用他的目光，注目这片西北大地。我的目光变成连拍镜头，咔嚓咔嚓，试图将每一处一闪而过的景象定格，试图将它们保鲜在记忆深处，试图让它们为我一个人存活，而彻底摆脱空间的毒杀，时间的败坏。

窗外的景色不断地重复自身，低缓的山丘层层叠叠。光一醒，整个天地，豁然开朗。青黛的山峰渐进为明黄，酱紫的峰顶闪出金光。天愈来愈亮，山顶的云彩渐渐消散。当晨光彻底升起时，我再次见到沙孜湖——这只大耳朵。